

已年年底,我们外出聚会或者活动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现象:一旦得知有孩子在学习表演,仿佛让他或她表演上一把是必然而然的“聚会节目选项”。即便他们已经知道很大一部分孩子并没有外向的个性,又或者来不及做充足的准备,还是不免赶鸭子上架了。再看一边的家长,基本都是欣欣然地拍着视频,却并没有考虑到孩子本身的感受。

表演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让孩子学习它,展现它常常是积极而有意义的,但并不应该时时刻刻成为生活的重心。还需要知道,表演的覆盖门类相当广大,其中不少门类在年纪越小时开始越有优势,诚然不欺,如音乐与舞蹈,但反观另一类,譬如演讲,这向来最可以体现语言表达能力天赋的表演门类里,却总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好的演说往往都并不出自最流利或最口若悬河的那个人。这又是为什么?

### 表演不只是表演者的事

詹湛

我想,其实每一领域内表演的归属朝向,都不是纯粹的“表演属性”。在学者阿甘本的理解里,假如舞蹈是姿势,那么它不过就是身体运动媒介性展现而已,有时是持续的,有时又是间断的:这种干巴巴且冷冰冰的定义无疑令人咋舌,但是阿甘本还带领我们去观察事情的另一面。所谓“表演”,必然不只是表演者的事,它很大程度上地依赖于观看群体,特别是他们的想象力——该群体也因此有了一种“理性”被暂时悬置起的特质。急切地期望能在看表演过程中捕捉到最鲜明的

形象,再正常不过了;此刻,表演者需要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是提供足以支撑自身这一鲜明形象的“热量源”。可是有没有发觉,但凡论及具体技术之完成,更关键的绝对是他或者她棱角分明的冷静——这种几乎能称作“冷酷”程度的冷静,有时甚至还会与任何人处于半隔绝状态——假如剧院灯灭了,或哪里

着火了,我想,他或她依旧可以孤独又十分执拗地将表演进行下去。不过,决然地同所有外界发生隔绝绝然也行不通。观众们首先不答应。所以,表演是一种引起注意的最美好方式,它的关键在于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里不添加多余解释,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故此才让人瞠目结舌。我想,这也许正是一切伟大表演的共性与奥秘吧!

转过头再来思考。假如孩子很小时就去表演,若遇到挫折打击并非坏事,反而当他能够凭借天赋来取得关注时,就较容易顺势认为:这完美来得理所当然。事实呢?远非如此。据我所知,今天很少有家长会如实地向禀赋优异的孩子坦承:演说家不是最会说的人——正如最好的舞者不是能转圈数最多的,最好的拳手一般也不是那个最强壮的。

可说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好的表演在表演者与欣赏者大脑皮层所激发的快感系数,毕竟高得吓人。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出去旅游又有了更多交通选择,尤其是高铁,速度快行驶稳。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即便如今高铁只要一小时就可以到达的杭州,没有六七个小时,也是到不了的。

有一年放暑假,我想去杭州游玩,由于没买到绿皮车车票,只能坐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棚车(一种没座位、没窗户,只有中间左右两扇大门,类似装货的车厢)去杭州。由于旅途时间很长,乘客们只得席地而坐,如果是家人一起出游,还能两个人背靠背地休息一下;那些一个人出门的则抢着坐在车厢的靠边上,其艰苦程度与今天舒适的高铁车厢有着天壤之别。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由于人多,车厢内空气混浊,加上火车开得像“老牛拖车”,开开停停,有时为了让绿皮车先行,一停就是半小时,车门又不能打开,闷得人心里发慌。有些有点年纪的老人家只能“哀求”坐在车门旁的旅客,让其将车门的缝隙里透透新鲜空气。

乘棚车最尴尬的事,当属“方便”了。车厢里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卫生间了。六七个小时下来,不“方便”是不可能的。于是,火车每停一个小站,旅客都要抓紧时间下车方便,错过良机就要憋到下一站了。

而停站“方便”也是一个技术活。火车还没到站,旅客便在车门前排起了长队,等车一靠站,男旅客便立刻跳下车,就近随地“方便”。而女乘客就辛苦了,小站往往连个女厕所都没有,即便有也是人多不够用。于是乎,铁路部门想出了奇招,在棚车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拉上块布条,里面放只马桶,专供女士使用。好在那时棚车站站停,上海到杭州要停近20个大小站。每站停的时间也有10多分钟,下车“方便”,一般还能赶得上。

那次我在石湖荡站下车方便,刚到一半,只听火车起动的声音,我们一行人只好匆匆忙忙去追赶火车,好在当时火车起步慢,我们年轻人跑得快,就在车门慢慢关上之际,边跑边拉着车门,像拍电影似地一个箭步跃上了车厢。

棚车在经过漫长的跋涉后,终于到了杭州城站。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乘棚车,却至今难忘。这么说起来,现在乘坐高铁,真是一种享受了。

普通生活中可以与之比拟的其他事物是不多见的。随着时间推移,快感定然逐步递减。这么看来,从小就让孩子登台,其风险有点像长时间欢乐后的人再难入睡的情形。强烈的自我肯定和愉悦固然是美丽的,他或她对外界事物的细致判断和区分却难免被削弱。尤其孩子在耐心,责任与理智等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认知维度被构筑起

来之前,想克服这一点太难!历史从来就不匮乏儿童哑火的先例。他或她已然对于如何引起人群的惊奇——以及操纵气氛有了熟练的经验套路,这未必很好,也是我不支持小朋友一窝蜂地去学表演的原因之一。

单说关于个体发展,大部分的情况下两种属性总呈现反比例增长:“表演”与“实知”。更通俗点讲,体内表演的力量愈强烈,实知的力量就愈孱弱。接着无可避免地要说到戏剧方面。

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可以对人施加影响和号召力。在任何年龄段都有着众多粉丝的偶像剧就是例子。偶像剧里的表演是好的表演吗?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假如没有厚实土壤,貌似巧妙而机智的表演,实则虚无根基。别的暂且不说,导演将演员硬生生地“放”入基于对奢华和美的生活的幻想化环境里,再外行的人都会看出演员的对话很不自如。空空的剧本台词念完后,总是茫然地望着那些毫无说服力的、修饰出的环境。可惜演员也并无权指出,这些生造的环境通常只是导演或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我们应该反思,这样夸张的表演中,年轻演员找得到他们的自信吗?

紧张的问题拍马赶到,这不是一个表演力匮乏的时代?不是,但确实有些创造力和区分能力告急,它们俱是在水面底下

运作的东西,却与表演时刻相辅相成。再好的表演实践,在演员手中也只能抵达一种解释或风格性的创新,终究无法替代“创作”本身,要回过回头来支配创作规律与理论,则愈加不可能。当今人们忙于追逐表演的难度或界限之扩大,不客气些说,仿佛是被模糊而庞大的表演“雄心”摆弄得又哭又笑,亦步亦趋,而根本无暇去深究表演运作之根本(如“剧本”)究竟是从思维的那个杳冥里诞生出来的。

回到文章开始。向来,人的群体思维最易于被表面形象所打动,这也是表演行业能够贯流古今的要点。但是,默默无声的“书斋思维”却恰恰相反。当人在安静且独立的环境下,是能够真正开始作出高效的思考和判断的——随着表面形象的消失,内核开始在静谧中露出。历来能于舞台上指点方遒的表演艺术家,心头总有几分畏惧爱讲道理(到招人烦程度)的批评者,我想大抵就是这个缘故。

真正的经典创作,付出的代价自是不可思议的,不是物质或荣誉奖励能够激发得出的。创作本身,就是一无终点的,当下

也不一定裁判的攀登。不过请别误会,这旅程远不是孤独的。因为:在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座高峰上,有另一批年轻人们背负着禀赋和使命二者艰难地探索着。在阻尼振动般的尝试往复间,两群人都都在不吱声地等待着那一

道坎——直到一个表演者成长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而另一个写作者成长为一个剧作家……他们必有一刻将互相砥砺,并肩前行。而人类的艺术史不正是这样来的吗?

今天的表演氛围很美,然而表演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保持真——即便是偶尔输掉比赛,或犹豫不前,或原地等待,拒绝表演……这一切等等,才组成了生活的全部。再有抱负有孩子或家长,也需要知道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春秋二季主情志,面对春花秋月的明媚,任谁也不能无动于衷,但是越美好越容易失去,所以才会有伤春悲秋之说。伤的是春天的逝去,悲的是秋天的萧瑟。在我看来秋日主思,这个思是思索,思绪,思念,情绪更为复杂丰富。春日也思,面对旖旎的春光,大部分的思以儿女情长的居多,比如王昌龄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比如《牡丹亭》里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秋天

的涵盖则要开阔的多,事关去年春恨,今宵酒醒,故园之思,家国情怀等等。

秋天,面对草木摇落的萧疏,你一定会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一句被王国维评价为人生的第一重境界。这一句境界极开阔,面对繁华的落幕,有一种对生命的自省与领悟。在文学家笔下,秋天最有大情怀大气魄,为后人留下了深沉与丰厚的思维空间。

的丰富,又可揭示现代艺术涵泳所显现的水墨新意象。

水墨延伸馆呈现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各专业在当代的材料艺术设计作出的新探索,主要结合了玻璃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纤维设计专业、服装设计专业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特色,尝试当代水墨语言在材料设计教学中的运用。数字影像互动馆则呈现了近年来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创作的七件水墨画实验性作品,这些师生合作的作品大胆尝试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从不同角度切入水墨画语言系统,在数字影像、动画、现场智能化交互等形式中演绎水墨概念,使传统水墨画意境在新型载体中产生更多的表现可能性,从而拓展和延续新时代的“水墨精神”。

水墨概念大展,作为世界巡展的起点,成为传达中国文化身份的一种表征,这不是传统精神的简单延续,而是当代艺术家对艺术史叙事方式的自觉认识,也是当代高等院校对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代世界面貌的感知与呈现。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全新的“水墨现代史”,更是一种大国气象、文明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发扬与传递。

水墨春秋 明请读黄豆豆与“墨”的缘分。

责编:吴南琛 林明杰



生活轨迹 (油画) 谢桦安

秋冬时节的江苏泰州,秋雨霏霏,雾气濛濛,溱湖湿地水天一色,残荷叶映水色空,香橼清芬石榴红,银杏叶黄白果落,菊冷深淡色朦胧。湖面上野鸭嘎嘎鸣,水草丛中游鱼历历见。小舟轻轻摇,雨丝纷纷坠,透过雾水观望水岸边芦荻,一片片柔软的灰白穗絮的情影随风摇曳,可以入画,想起了白居易名句:“得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雨中的溱湖便有了诗意,有了联想,有了怀古之情,处于新时代的匆匆过客,不再会有古人每逢秋天感叹乡愁和悲凉,我想,秋梦一夜,明朝雨霁,暖风和煦,溱湖的秋色一定会更加清艳……

走在溱湖边的沼泽地,看见一大片野生茭白(汉代六谷之一,名曰“菰草”),当地朋友说野茭白内芯黑色,味苦不好吃,我仔细观察,野茭草叶比芦苇叶短且窄,黄绿茭草间露出一根长长像麦穗,随风飘荡,离得不远,用伞一勾,摘下穗头,剥开菰粒表皮,露出一粒油黑的种子,竟然是自宋代后吴地逐步绝迹了的菰米。一大片古菰草间只发现几穗,正应了当地人说的,黑茭白有苦味不太好吃,看来都被黑粉菌感染不结籽了。来泰州寻觅美食是必须的,这里有,嵌桃麻糕蜂糖糕、青菜馄饨烫干丝、鸡腰烧江鳊、清蒸白丝鱼、溱湖甲鱼青壳虾、银鱼螺蛳羊肉腐、靖江肉脯粽子粥、黄桥烧饼桂花糖、虾丸鱼饼豆腐、鸭血粉丝鱼汤面、刘陈猪三宝、梅兰春酒液、香荷芋芽红,白果肉青绿……

泰兴糗子粥被称为“泰兴咖啡”,用泰兴元麦籽粒细磨成粉后被称之为“糗子”,煮成红浅褐色的糗子粥,有咖啡的浓香味,与之配套的是“泰兴披萨饼”一盆上桌,原来是韭菜鸡蛋煎饼,切成一角样子真像披萨饼。呵呵,泰州人真有想象力。秋天是江南吃大闸蟹的好时光,泰州的溱湖蟹能与阳澄湖蟹媲美,当地朋友说,有句老话:“南有澄湖闸蟹,北有溱湖蟹”又称“南闸蟹”。捉蟹的“簰箔”,是插在水里捕鱼蟹用的竹或苇制栅栏,深秋,成熟的螃蟹溯水洄游,遇到簰箔的阻拦便纷纷改道向两边爬去,结果翻落渔民的簰篓中,一只只大闸蟹都是蟹中帅哥,江湖豪杰,可惜成了盘中餐,因为生在天然湖水里长大,蟹吃的是活货,蟹肉更细滑,更鲜甜。剥开蒸熟的雌蟹,蟹黄红中带金,雄蟹蟹膏透明滋润,吃得你满嘴留香,吃得你忘记“三高”,吃得你扶墙回家不认得东西南北……有位老饕饭后吟出这样一句:“曾经溱湖难为水,除却簰蟹不是鲜。”哈哈,溱湖里的簰蟹兄弟们听了真要哭成一团啦!

有近200年历史的靖江蟹黄汤包皮如纸,放在盘里如座钟,夹在筷上像灯笼,蟹黄饱满,金玉满堂,轻轻晃动,好像一吹壳蛋。凑上开口处吮一口,满口腴香,味蕾感觉鲜鲜润润,泰州,秋天里的美味浓缩在这一汪蟹黄鲜汁里。

秋思 谢党惠

秋天,面对草木摇落的萧疏,你一定会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一句被王国维评价为人生的第一重境界。这一句境界极开阔,面对繁华的落幕,有一种对生命的自省与领悟。在文学家笔下,秋天最有大情怀大气魄,为后人留下了深沉与丰厚的思维空间。

的丰富,又可揭示现代艺术涵泳所显现的水墨新意象。

水墨延伸馆呈现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各专业在当代的材料艺术设计作出的新探索,主要结合了玻璃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纤维设计专业、服装设计专业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特色,尝试当代水墨语言在材料设计教学中的运用。数字影像互动馆则呈现了近年来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创作的七件水墨画实验性作品,这些师生合作的作品大胆尝试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从不同角度切入水墨画语言系统,在数字影像、动画、现场智能化交互等形式中演绎水墨概念,使传统水墨画意境在新型载体中产生更多的表现可能性,从而拓展和延续新时代的“水墨精神”。

水墨概念大展,作为世界巡展的起点,成为传达中国文化身份的一种表征,这不是传统精神的简单延续,而是当代艺术家对艺术史叙事方式的自觉认识,也是当代高等院校对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代世界面貌的感知与呈现。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全新的“水墨现代史”,更是一种大国气象、文明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发扬与传递。

水墨春秋 明请读黄豆豆与“墨”的缘分。

责编:吴南琛 林明杰

### 乘棚车

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出去旅游又有了更多交通选择,尤其是高铁,速度快行驶稳。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即便如今高铁只要一小时就可以到达的杭州,没有六七个小时,也是到不了的。

有一年放暑假,我想去杭州游玩,由于没买到绿皮车车票,只能坐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棚车(一种没座位、没窗户,只有中间左右两扇大门,类似装货的车厢)去杭州。由于旅途时间很长,乘客们只得席地而坐,如果是家人一起出游,还能两个人背靠背地休息一下;那些一个人出门的则抢着坐在车厢的靠边上,其艰苦程度与今天舒适的高铁车厢有着天壤之别。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由于人多,车厢内空气混浊,加上火车开得像“老牛拖车”,开开停停,有时为了让绿皮车先行,一停就是半小时,车门又不能打开,闷得人心里发慌。有些有点年纪的老人家只能“哀求”坐在车门旁的旅客,让其将车门的缝隙里透透新鲜空气。

乘棚车最尴尬的事,当属“方便”了。车厢里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卫生间了。六七个小时下来,不“方便”是不可能的。于是,火车每停一个小站,旅客都要抓紧时间下车方便,错过良机就要憋到下一站了。

而停站“方便”也是一个技术活。火车还没到站,旅客便在车门前排起了长队,等车一靠站,男旅客便立刻跳下车,就近随地“方便”。而女乘客就辛苦了,小站往往连个女厕所都没有,即便有也是人多不够用。于是乎,铁路部门想出了奇招,在棚车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拉上块布条,里面放只马桶,专供女士使用。好在那时棚车站站停,上海到杭州要停近20个大小站。每站停的时间也有10多分钟,下车“方便”,一般还能赶得上。

那次我在石湖荡站下车方便,刚到一半,只听火车起动的声音,我们一行人只好匆匆忙忙去追赶火车,好在当时火车起步慢,我们年轻人跑得快,就在车门慢慢关上之际,边跑边拉着车门,像拍电影似地一个箭步跃上了车厢。

棚车在经过漫长的跋涉后,终于到了杭州城站。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乘棚车,却至今难忘。这么说起来,现在乘坐高铁,真是一种享受了。

普通生活中可以与之比拟的其他事物是不多见的。随着时间推移,快感定然逐步递减。这么看来,从小就让孩子登台,其风险有点像长时间欢乐后的人再难入睡的情形。强烈的自我肯定和愉悦固然是美丽的,他或她对外界事物的细致判断和区分却难免被削弱。尤其孩子在耐心,责任与理智等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认知维度被构筑起

来之前,想克服这一点太难!历史从来就不匮乏儿童哑火的先例。他或她已然对于如何引起人群的惊奇——以及操纵气氛有了熟练的经验套路,这未必很好,也是我不支持小朋友一窝蜂地去学表演的原因之一。

单说关于个体发展,大部分的情况下两种属性总呈现反比例增长:“表演”与“实知”。更通俗点讲,体内表演的力量愈强烈,实知的力量就愈孱弱。接着无可避免地要说到戏剧方面。

### 秋雨霏霏泰州行

秋冬时节的江苏泰州,秋雨霏霏,雾气濛濛,溱湖湿地水天一色,残荷叶映水色空,香橼清芬石榴红,银杏叶黄白果落,菊冷深淡色朦胧。湖面上野鸭嘎嘎鸣,水草丛中游鱼历历见。小舟轻轻摇,雨丝纷纷坠,透过雾水观望水岸边芦荻,一片片柔软的灰白穗絮的情影随风摇曳,可以入画,想起了白居易名句:“得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雨中的溱湖便有了诗意,有了联想,有了怀古之情,处于新时代的匆匆过客,不再会有古人每逢秋天感叹乡愁和悲凉,我想,秋梦一夜,明朝雨霁,暖风和煦,溱湖的秋色一定会更加清艳……

走在溱湖边的沼泽地,看见一大片野生茭白(汉代六谷之一,名曰“菰草”),当地朋友说野茭白内芯黑色,味苦不好吃,我仔细观察,野茭草叶比芦苇叶短且窄,黄绿茭草间露出一根长长像麦穗,随风飘荡,离得不远,用伞一勾,摘下穗头,剥开菰粒表皮,露出一粒油黑的种子,竟然是自宋代后吴地逐步绝迹了的菰米。一大片古菰草间只发现几穗,正应了当地人说的,黑茭白有苦味不太好吃,看来都被黑粉菌感染不结籽了。来泰州寻觅美食是必须的,这里有,嵌桃麻糕蜂糖糕、青菜馄饨烫干丝、鸡腰烧江鳊、清蒸白丝鱼、溱湖甲鱼青壳虾、银鱼螺蛳羊肉腐、靖江肉脯粽子粥、黄桥烧饼桂花糖、虾丸鱼饼豆腐、鸭血粉丝鱼汤面、刘陈猪三宝、梅兰春酒液、香荷芋芽红,白果肉青绿……

泰兴糗子粥被称为“泰兴咖啡”,用泰兴元麦籽粒细磨成粉后被称之为“糗子”,煮成红浅褐色的糗子粥,有咖啡的浓香味,与之配套的是“泰兴披萨饼”一盆上桌,原来是韭菜鸡蛋煎饼,切成一角样子真像披萨饼。呵呵,泰州人真有想象力。秋天是江南吃大闸蟹的好时光,泰州的溱湖蟹能与阳澄湖蟹媲美,当地朋友说,有句老话:“南有澄湖闸蟹,北有溱湖蟹”又称“南闸蟹”。捉蟹的“簰箔”,是插在水里捕鱼蟹用的竹或苇制栅栏,深秋,成熟的螃蟹溯水洄游,遇到簰箔的阻拦便纷纷改道向两边爬去,结果翻落渔民的簰篓中,一只只大闸蟹都是蟹中帅哥,江湖豪杰,可惜成了盘中餐,因为生在天然湖水里长大,蟹吃的是活货,蟹肉更细滑,更鲜甜。剥开蒸熟的雌蟹,蟹黄红中带金,雄蟹蟹膏透明滋润,吃得你满嘴留香,吃得你忘记“三高”,吃得你扶墙回家不认得东西南北……有位老饕饭后吟出这样一句:“曾经溱湖难为水,除却簰蟹不是鲜。”哈哈,溱湖里的簰蟹兄弟们听了真要哭成一团啦!

有近200年历史的靖江蟹黄汤包皮如纸,放在盘里如座钟,夹在筷上像灯笼,蟹黄饱满,金玉满堂,轻轻晃动,好像一吹壳蛋。凑上开口处吮一口,满口腴香,味蕾感觉鲜鲜润润,泰州,秋天里的美味浓缩在这一汪蟹黄鲜汁里。

秋思 谢党惠

秋天,面对草木摇落的萧疏,你一定会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一句被王国维评价为人生的第一重境界。这一句境界极开阔,面对繁华的落幕,有一种对生命的自省与领悟。在文学家笔下,秋天最有大情怀大气魄,为后人留下了深沉与丰厚的思维空间。

的丰富,又可揭示现代艺术涵泳所显现的水墨新意象。

水墨延伸馆呈现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各专业在当代的材料艺术设计作出的新探索,主要结合了玻璃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纤维设计专业、服装设计专业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特色,尝试当代水墨语言在材料设计教学中的运用。数字影像互动馆则呈现了近年来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创作的七件水墨画实验性作品,这些师生合作的作品大胆尝试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从不同角度切入水墨画语言系统,在数字影像、动画、现场智能化交互等形式中演绎水墨概念,使传统水墨画意境在新型载体中产生更多的表现可能性,从而拓展和延续新时代的“水墨精神”。

水墨概念大展,作为世界巡展的起点,成为传达中国文化身份的一种表征,这不是传统精神的简单延续,而是当代艺术家对艺术史叙事方式的自觉认识,也是当代高等院校对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代世界面貌的感知与呈现。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全新的“水墨现代史”,更是一种大国气象、文明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发扬与传递。

水墨春秋 明请读黄豆豆与“墨”的缘分。

责编:吴南琛 林明杰

普通生活中可以与之比拟的其他事物是不多见的。随着时间推移,快感定然逐步递减。这么看来,从小就让孩子登台,其风险有点像长时间欢乐后的人再难入睡的情形。强烈的自我肯定和愉悦固然是美丽的,他或她对外界事物的细致判断和区分却难免被削弱。尤其孩子在耐心,责任与理智等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认知维度被构筑起

来之前,想克服这一点太难!历史从来就不匮乏儿童哑火的先例。他或她已然对于如何引起人群的惊奇——以及操纵气氛有了熟练的经验套路,这未必很好,也是我不支持小朋友一窝蜂地去学表演的原因之一。

单说关于个体发展,大部分的情况下两种属性总呈现反比例增长:“表演”与“实知”。更通俗点讲,体内表演的力量愈强烈,实知的力量就愈孱弱。接着无可避免地要说到戏剧方面。

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可以对人施加影响和号召力。在任何年龄段都有着众多粉丝的偶像剧就是例子。偶像剧里的表演是好的表演吗?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假如没有厚实土壤,貌似巧妙而机智的表演,实则虚无根基。别的暂且不说,导演将演员硬生生地“放”入基于对奢华和美的生活的幻想化环境里,再外行的人都会看出演员的对话很不自如。空空的剧本台词念完后,总是茫然地望着那些毫无说服力的、修饰出的环境。可惜演员也并无权指出,这些生造的环境通常只是导演或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我们应该反思,这样夸张的表演中,年轻演员找得到他们的自信吗?

紧张的问题拍马赶到,这不是一个表演力匮乏的时代?不是,但确实有些创造力和区分能力告急,它们俱是在水面底下

也不一定裁判的攀登。不过请别误会,这旅程远不是孤独的。因为:在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座高峰上,有另一批年轻人们背负着禀赋和使命二者艰难地探索着。在阻尼振动般的尝试往复间,两群人都都在不吱声地等待着那一

道坎——直到一个表演者成长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而另一个写作者成长为一个剧作家……他们必有一刻将互相砥砺,并肩前行。而人类的艺术史不正是这样来的吗?

今天的表演氛围很美,然而表演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保持真——即便是偶尔输掉比赛,或犹豫不前,或原地等待,拒绝表演……这一切等等,才组成了生活的全部。再有抱负有孩子或家长,也需要知道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春秋二季主情志,面对春花秋月的明媚,任谁也不能无动于衷,但是越美好越容易失去,所以才会有伤春悲秋之说。伤的是春天的逝去,悲的是秋天的萧瑟。在我看来秋日主思,这个思是思索,思绪,思念,情绪更为复杂丰富。春日也思,面对旖旎的春光,大部分的思以儿女情长的居多,比如王昌龄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比如《牡丹亭》里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秋天

的涵盖则要开阔的多,事关去年春恨,今宵酒醒,故园之思,家国情怀等等。

秋天,面对草木摇落的萧疏,你一定会生出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一句被王国维评价为人生的第一重境界。这一句境界极开阔,面对繁华的落幕,有一种对生命的自省与领悟。在文学家笔下,秋天最有大情怀大气魄,为后人留下了深沉与丰厚的思维空间。

的丰富,又可揭示现代艺术涵泳所显现的水墨新意象。